

鲍廷博和《知不足斋丛书》

李春光

清代是我国古籍丛书发展的黄金时期。除了著名的官修《四库全书》之外，各家的私刻丛书如雨后春笋，竞相而出。其中鲍廷博所辑刻的《知不足斋丛书》是一部影响较大、别有特色的大型古籍丛书。

鲍廷博，字以文，号绿饮，是清代乾嘉时期有名的藏书家。他喜欢文史，酷好藏书，年轻时科举失意，遂绝意进取，致力于购求典籍，取《大戴礼记》“学然后知不足”之意以名其藏书之斋，为“知不足斋”。鲍廷博搜求书籍，颇下功夫。每闻有异书，无不抄借，遇未见之书，虽典衣也不吝惜，必欲得之而后快。经过三十余年的经营，藏书非常可观，有许多宋元旧刊、旧抄及其它珍本秘笈。仅两宋遗集多至三百余家。当清政府编修《四库全书》征集天下遗书时，他把自己搜得的六百多种善本，献给了朝廷，为当时献书之冠。乾隆皇帝给予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一部的赏赐，并作诗说：“知不足斋奚不足，渴于书籍是贤乎！”加以褒奖。这在封建社会里被认为是难得的荣誉。当然这也反映他在搜集和保存中国文化典籍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。

鲍氏不仅苦心搜书、专心读书，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精心校书，热心刊书。他熟悉版本，精于校雠。“每一过目即能记其某卷某页某讹字。有持书来问者凡某书美恶，所在意旨，所在见于某代某家目录，经几家收藏，几次钞刻，真伪若何，校误如何，无不矢

口而出，按之历历。”^①王鸣盛称他“为人淹雅多通而精于鉴别，所藏书皆珍抄旧刻，手自校对，实事求是。”^②他发现难得之本、珍本、善本，不秘而不宣、满足于个人的欣赏，而是想到公诸同好，以广其传。所以他凡有善本，无不刊行。“朝夕雠校，寒暑不辍，数十年如一日。”^③锲而不舍，至老不衰，从乾隆三十四年（1769）开始刻印《知不足斋丛书》到嘉庆十九年（1814）鲍廷博去世为止出了二十七集，以后其子继其遗志到道光初为止又刻印了三集，前后经历了五十余年，总共刻印三十集。每集八册，共计二百零七种，七百八十一卷。这是一部以精善而著称的综合性丛书。在清代私刻丛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，具有许多特点和优点。

一、多收罕见难得的珍本秘笈。我国古籍历代都有所丧佚。明清之际战乱频仍，也是我国文化典籍遭到破坏比较严重的一个时期。因而清代前期许多珍贵的书籍难以得到。鲍廷博有感于此，特别注意留心搜访，对于“海内名人贤裔家藏；祖父遗书，前贤秘册，未经流布，悉望寄刊。”^④目的是为了广为流传，使其得到保存，不致湮灭散佚。而对于那些已有刻板，流传很广，卷帙繁富的书则概不收入。

鲍氏丛书充分发挥了丛书辑佚的功能，辑刻了不少久已亡佚而又重新复出的珍贵典籍。宋人谢枋得著的《诗传注疏》，《宋史·艺文志》不载，朱彝尊《经义考》则云已佚。原书久已不传，而鲍氏《丛书》从《永乐大典》各韵所载元人诗传笺注中，采录一百六十四条，又遍搜其它各书得一百三十七条。总计三百零一条，编为三卷，刊刻以传。后来此书又被收入阮元所主编的《宛委别藏》中。南宋黄震所著的《古今纪要》，自三皇到宋代数千年的政治得失，社会治乱，朝代兴废，可以从中窥其梗概。文约事备，颇有条理。可是宋徽、钦二宗以后却已阙佚，很长时间无人知晓，但却从《四明文献》中发现。“历四百年而后出，人间学者宝之

如天球琬琰。”^⑤这就是《黄氏日钞古今纪要逸编》，被鲍氏辑入丛书二十一集中。苏轼之子苏过的诗文集《斜川集》，南宋以后流传已少，清代康熙年间曾下诏求此书而不可得。据王士禛的《香祖笔记》所载，康熙八年“闻有书商以此书索价二百金有奇。惜未得见之，其存佚今不可知。”^⑥为了得到此书他曾悬金购求真本，以与三苏文集并行，但也未能如愿以偿。由于士人如此看重，以致一些书商竟以假乱真，索取厚利。自元末以来，书商就有将宋刘过的文集改题为《斜川集》以欺世，贗本流传，“东南士大夫家置一编而不觉，”受蒙骗的人不在少数。直到清乾隆年间翁方纲和赵怀玉等人从《永乐大典》、《宋文鉴》、《播芳大全集》等书抄辑而出，分为六卷。才使沉晦隐伏六百多年的珍籍大显于世。鲍廷博闻讯喜极欲狂，亟索校阅，并有所援引，条疏于下，首次刊刻在鲍氏《丛书》二十六集中。并附有吴长远订误一卷。附录遗二卷“虽未能复宋本旧观，庐山面目庶几可睹。”^⑦宋人张镃的诗集《南湖集》，藏书家罕有著录，清初有人搜求此书，渺不可得，亡佚已久。乾隆时修《四库全书》从《永乐大典》辑书。鲍廷博进行了校对，并从一些笔记，杂录中补其缺漏，刊入《丛书》第八集中，使这部湮没六百余年的诗集也晦而复出。许多收入在《四库全书》中的《永乐大典》本中，如梁元帝的《金楼子》，宋人所著的《江南余载》、《江淮异人传》、《画幔集》、《庆元党禁》、《岭外代答》、《五代史纂误》、《逍遥集》、《百正集》、《灞山集》，元李治的《益古演段》、唐李淳风注的《孙子算经》、《五曹算经》等一些亡佚罕见之书都被收入在这部丛书之中。由于《四库全书》只有抄本，没有刻本，难以流传。这样鲍氏丛书的刊行就大大弥补了这一缺陷。

鲍氏对于流传较少几将绝迹的书；藏书家有抄本而无刻本的书；流传很久但旧板已经散失难以得到的书；都竭力购求网罗。元代王逢的诗集《梧溪集》明末流传极少。清初藏书家钱遵王曾

“购得《梧溪集》前二卷，是洪武年间刻本，如获拱璧，恨无从补录其全。越十余年，复与梁溪顾修远借得后五卷抄本，亟命侍史缮写成完书。”^⑧可见此书之不易得。后鲍氏得到汲古阁藏明景泰刻本，刻入《丛书》二十九集中。沈括著的《苏沈内翰良方》元明以来流传渐少。当时虽出现吴郡的程氏刻本以及后来从《永乐大典》辑出的聚珍板本，但“不列坊肆，无以履四方之求。”^⑨鲍氏于是参校两本，刊入《丛书》二十七集中以广其传。其它如：宋代董史的《皇宋书录》在元代刻本已难得到；邓牧的《伯牙琴》由元到明亡佚过半；周辉的《清波别志》“为商氏《稗海》所未刊，世尤罕觐。”^⑩；曾敏行的《独醒杂志》“迄今六百余年，别无雕本”；^⑪无名氏的《五国故事》向无刊本，辗转传抄；林景熙的《霁山先生集》明刻岁久，版已散失；吴仁杰的《离骚草木疏》旧板散佚，流传颇罕；钱文子的《补汉兵志》“阅世既深，流传渐寡。”^⑫鲍氏以重价方从吴江沈氏购得；元代李衍的《竹谱详录》旧刊不可复见，即摹写之本亦稀如星凤；尤玘的《万柳溪边旧话》虽有三刻，而刊本不存藏书家，大多是抄本流传；明代袁褰的《世纬》流传甚少，《明史·艺文志》没有著录，藏书家以未得见为憾；赵涵的《石墨镌华》刻于明万历年间，垂二百年原刻漫灭，流传亦少，等等。鲍氏都重新开雕，辑入其《丛书》之中，使有刊本继续流传。还有许多书也无不如此，就不一一详细列举了。

二、注重实用，内容广博，所收多为有价值之书。鲍氏收书虽以罕见为主，但并不猎奇，而是着重于实用，提倡实学。主张有“裨益见闻，供学者考镜之助者”，^⑬方可入集。至于一些徒尚空言，无益学术的书则概不泛登。显然，清初讲求经世致用的学风，对鲍氏丛书有很大的影响。鲍氏丛书内容广博，经史子集，无所不包。主要为经史、考订、地理、算学、金石、诗文集、书画、书目等方面的著作。其中关于历史、地理、科学技术、诗

文及其评论的一些著述尤为引人注目，下面仅就价值较高者，略加概述。

关于历史方面的著述可分为两类：一为考证辨误，一为见闻杂录。考证辨误类，较有价值的有：宋吴仁杰的《两汉刊误补遗》，吴缜的《新唐书纠谬》和《五代史记纂误》等。《两汉刊误补遗》是为了弥补刘攽等人两汉书刊误的疏略，引据广博、考证详细，元元本本，务使明了。《四库全书提要》称“其掩通实胜于原书。”为时人所推重。《新唐书纠谬》分为二十门，共举四百余事，以驳正《新唐书》的错误，深中其弊，有裨史学。

《五代史记纂误》对于欧阳修的《五代史记》的疏漏，一一剖析，指出谬误，切中要害。此书为宋人所珍重，认为是不可缺少之书。其后清人吴兰庭又著《五代史记纂误补》做了进一步的补正，也被收入在此丛书中。

属于见闻杂录，野史稗乘类较有价值的有宋人费衮的《梁溪漫志》、叶绍翁的《四朝闻见录》、曾敏行的《独醒杂志》、赵升的《朝野类要》，无名氏的《五国故事》、金人刘祁的《归潜志》等。《梁溪漫志》多记当代前言往行，尤详于典章制度，对于编修宋高宗、孝宗、光宗三朝正史多有所取；《四朝闻见录》杂叙南宋高、孝、光、宁四朝轶事，间有议论也有可取之处。是“宋南渡以后诸野史足补史传之阙”中仅次于李心传《建炎以来朝野杂录》的一部书；^①《独醒杂志》多记两宋遗闻，可补史传之不足，增广见闻。“语简事核，非其他稗官小说之比。”^②书中对岳飞、刘琦等将领深加推崇，也有可取之处；《朝野类要》征引当代朝廷政事，以类相从，共分十四类，标有小目，逐条解释，眉目清晰，“诚为有功于考证”；^③《五国故事》所记有些为正史所不载，有的和史传小有异同可互相参照，对研究五代史的资料有所补充；《归潜志》记录了许多金代的琐事轶闻和金末的文献，书中对当代政治得失的议论很可借鉴。元人修《金史》

多取材于此书。《归潜志》和同时元好问的《壬辰杂编》并行于世，《杂编》后亡佚，此书显得尤可宝贵，并为藏书家所珍秘。另外梁元帝的《金楼子》虽非史书，但多载古今治乱事迹，征引了许多已经亡佚的周秦异书，有的是他书所未见的史外轶闻“所纪典籍源流亦可补诸书所未备。”^⑩其它如高彦休的《唐阙史》对于了解唐史，黄煜的《碧血录》、朱祖文的《北行日谱》，瞿昌文的《粤行纪事》等对于了解晚明历史都有一定的价值。

关于地理方面的著述较为重要的有宋人徐兢的《宣和奉使高丽图经》，周去非的《岭外代答》，明人肖询的《元故宫遗录》，邝露的《赤雅》等。《高丽图经》对于高丽国的山川风俗，典章制度，接待的仪文，往来的路途，分为二十八门做了详细的记载，《岭外代答》是以范成大的《桂海虞衡志》为基础，又增益了自己的见闻，记述了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军制、法制、户籍、财政、民风世俗及当地物产等情况，分为二十门，条分缕析，不仅便于了解西南的地理风物，又可补正史之所未备。《元故宫遗录》对元故宫“凡门阙、楼台、殿宇之美丽深邃；阑槛、琐窗、屏障金碧之流辉；园苑、奇花、异卉、峰石之罗列高下曲折，”^⑪记载详备，颇有条理，为朱彝尊的《日下旧闻》所全载。邝露游广西历经岑、蓝、胡、侯、槃五姓土司而著的《赤雅》，记载了那里的山川风土，仪物及歌舞战阵之制。语言秀美、风格奇丽。鲍廷博认为可以和《山海经》、《西京杂记》相比，“百余年来为世珍秘”^⑫也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书。

鲍氏重视实学，科学技术的著述是他所辑的重要方面。算学的著作尤多。其中元代数学家李治的《测圆海镜》和《益古演段》，最可宝贵。前者论述一百七十个用天元术解直角三角形的容圆问题，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对天元术进行系统叙述的著作。清代学者阮元认为“二千年以相传之五曹、孙子诸经，盖无以逾其精深。”^⑬后者是将古算书《益古集》移补条目，厘定图式，演为

六十四题，以阐发数理奥义，文字浅显易学，亦为天元术的推广做出了贡献。唐王孝通的《缉古算经》也是一部有名的算书，它补充了《九章算术·商功篇》的不足，是现存论述解三次方程的最古著作。其它还有唐李淳风注释的《孙子算经》、《五曹算经》、《张丘建算经》，宋人杨辉的《续古摘奇算法》，元人丁巨的《丁巨算法》，清人张敦仁的《缉古算经细草》和李锐的《弧矢算术细草》等重要算学著作。反映农业生产的著述有宋陈翥的《农书》、秦观的《蚕书》和楼璩的《耕织二图诗》。以上三书藏书家罕有著录，比较珍贵。《农书》虽卷帙无几，但提纲挈领、简要明了，颇有可取之处，所附《蚕书》叙述养蚕事亦详，可与陈氏《农书》下篇相互补充。《耕织二图诗》对于“农桑之务，曲尽情状。”“耕自浸种以自入仓，凡二十一事；织自浴蚕以至剪帛，凡二十四事。事为之图，系以五言诗。”^②便于传颂。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的农业生产发展状况很有价值。

在文学方面鲍氏《丛书》中的诗文集、诗话、评注占有很大的比重。不少诗文集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和艺术性，有的对于了解当时的社会现实具有一定的意义。其中如唐王槩的《麟角集》可以使我们了解当时科举考试的文章风气。宋潘阆的《逍遥集》所载之诗，风格粗犷，别具一格，具有晚唐、五代的遗风，为宋人所推重，受到苏东坡等人的高度评价。宋刘应时的《颐庵居士集》陆游称其诗卓然自得，虽前辈以诗得名者亦无以加，杨万里则把他的诗和王安石相比，可见其诗之不凡。元人袁易的《静春堂诗集》气度高昂，在众多绮丽多饰的元诗中风骨遒劲，独步一时。《四库全书提要》称“其人品诗品均有动人遐想者。”更可称道的是杨元孚的《滦京杂咏》，作者记录了游览西北，到元代时帝后避暑之地的经历。“凡山川、物产、典章、风俗、无不以咏歌记之”，“所记元人一代避暑行幸之典，多史所未详。”^②其诗下有自注尤为重要。如其诗有云：“又是宫车入御天，丽妹歌舞太平年，

侍臣称贺天颜喜，寿酒诸王次第传。”注曰：“千官至御天门，俱下马徒行，独至尊骑马直入。前者教坊舞女引导，舞出‘天下太平’字样，至玉阶乃止。”钱遵王《读书敏求记》也征引此诗及注；并认为此书“可补《元史》缺遗。”^②明景泰十才子之一刘浦所著的《草窗词》反映了土木之变的忠愤悲切的心情，亦颇有足取之处。

《丛书》中所收的一些诗话、评注、辨误等也有分析，有见地，足资参考。如宋吴可的《藏海诗话》提出作诗以用意为主，并说学诗以杜为体，以苏黄为用，所论深有所见，其它评论考证亦多可取；范晞文的《对床夜话》颇能探索汉魏六朝唐人写诗之法，对于诗学多所发明；清人冯舒的《诗纪匡谬》纠正了明冯惟讷《古诗纪》的一些错误。所论“多中其失，考证精核，实出惟讷之上，原原本本，证佐确然，固于读古诗大有所裨。”^③吴仁杰的《离骚草木疏》“徵引宏富，考辨典核，实能补王逸训诂所未及。”^④可以和陆玕疏毛诗相比美。其它如《临汉隐居诗话》、《溇南诗话》《归田诗话》、和《怀麓堂诗话》等也多有可取之处。

此外，还有《皇宋书录》、《兰亭考》、《兰亭续考》、《山静居画论》、《石刻铺叙》、《金石史》《石墨镌华》、《古刻丛钞》、“世善堂藏书目录”、《勿庵历算书目》、《澹生堂藏书记》。《广释名》、《字通》等许多种书，对于研究我国古代的书法、绘画、金石、目录、小学等方面也都具有一定的价值。其中《山静居画论》，“论山水、树石、花鸟、人物运笔设色之渊源，片缣巨障之格局，无不见之笔端而形之腕底。”^⑤对一些画派的评论细致入微，鉴审精当。《广释名》义例谨严，援据精核，赵怀玉序“称其引逸书至百二十种，有功亡佚。”

总之，鲍氏丛书内容非常丰富、学术价值也是多方面的。限于篇幅，很难做面面俱到的详尽叙述。仅此，也可略见一斑了。

三、选用善本，校刊精审。选用善本是保证校刊精审的第一

步。鲍氏为了保证丛书的质量，刊刻准确，可靠，不失原貌。尽可能选用最早最好的版本，以及一些珍贵的抄本。有些书虽已刊刻在其它丛书之中，但校勘不精，讹误太多，鲍氏如得善本亦重新校刻，辑入丛书之中。鲍氏丛书有许多种书，如陈氏《农书》、楼公《耕织二图诗》、刘克庄的《江西诗派小序》、司马光的《潜虚》、黄晞的《聱隅子》、袁氏《世范》、钱杲之的《离骚集传》吴仁杰的《离骚草木疏》等都是以前宋本为底本重新雕板的。其中袁氏《世范》虽曾刻入在《说郛》、《唐宋丛书》、和《宝颜堂秘笈》中，但讹误太多。而鲍氏却得到此书的宋雕善本，校仇精细，使其沉晦数百年，又得“重登梨枣，顿还旧观。”^②找不到宋板原刻的书，不得已而求其次，如《兰亭考》、《兰亭续考》选用的是影宋本，《缉古算经》用的是汲古阁影宋抄本，《张丘建算经》用的是仿汲古影宋抄本，《荜州渔笛谱》选用的是“汲古主人摹本”。《梁溪漫志》宋雕不可得见，就用明刻本和影宋抄互相参校而开雕。这些版本有的不亚于宋刻，如《缉古算经》毛扆跋曰：“（宋）元丰七年秘书省刊板，字画端楷，雕镂精工，真秘世之宝也……因求善书者，刻画影摹，不爽毫末。”可见此本和宋板原刻也在伯仲之间。鲍氏采用的一些抄本也颇有价值。如蒋子平的《山房随笔》是明抄本，远胜商氏的《稗海》本。纠正了商本的许多错误。商本党怀英孔子庙诗末句“泰岱参天汶泗长，”误“汶泗”为“汾水”，相差千里。又聂碧窗的北妇诗：“江南有眼何曾见，争卷珠帘看鹧鸪”。误“固姑”为“鹧鸪”。是由于校者不知“固姑”是妇人之冠名，而妄改成“鹧鸪”，而明抄本皆不误，其它还有许多精当之处。又如周密的《武林旧事》，善本流传绝少，而鲍氏却从红豆山房李氏得《读书敏求记》所说的“从元人抄仇先生所藏足本。”经过校补，钱遵王认为“此本始无遗憾。”鲍氏经过校刊后，也自称“为艺苑增一佳”。^③

在辑刻丛书的过程中，鲍氏不以得一二善本为满足，必广借藏书家其它善本，相互仇校。又“悉力与同志（都是有名的校勘家）校勘”，切磋琢磨，“一字之疑，一行之缺，必博征以证之，广询以求之。”^②几十年拂尘扫叶，勤勤恳恳，成绩斐然。如陈鹄的《耆旧续闻》由于辗转传抄，多所脱误。校刊时鲍氏家藏两本，又从当时有名的藏书家归安丁杰和吴郡吴枚庵借得两抄本，相互参校，才使此书可读。蔡绦的《铁围山丛谈》，传本错讹满纸，几不可读。鲍氏用《读书敏求记》所提到的雁里堂旧写本和涉园藏本互相参校，又用其它一些书核证，才比较有条理，为此书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版本。鲍氏丛书得到不少学者名流的协助，并对一些校勘家的研究成果加以充分利用。宋孙奕的《履斋示儿编》所得明潘氏重刻本，谬误百出，难以卒读，鲍氏先请卢文弨等人校勘，有所纠正，最后顾广圻又得到茶梦散人手抄本，由其反复勘定“不使少有遗憾，于是是编精神焕发，顿还旧观。”^③吴缜的《新唐书纠谬》是钱大昕化了很大气力，用宋本校录，多所补益。并将吴书中不当之处，加以驳难，附注于旁。鲍氏即用此本。张世南的《游宦纪闻》稗海本中的第四卷文有颠错，它卷亦有脱文，由卢文弨借得旧钞本参校乃始完善。《测海圆镜》是阮元请数学专家李锐校定的。凡此种种，无不精益求精。

鲍氏校书的态度是审慎细心的。遇有不同之处，择善而从，两者意思都能通顺的一并加以采用；明显可疑之处，但没有依据，暂时保留原状，在下面附注按语加以说明，不随便根据自己的主观意图，改动一字。惟恐古人措辞为后人所不曾见，误加改正反失作者本意。所刻丛书“详慎于写样之时，精审于刻竣之后，更番铅槧，不厌再三，以期无负古人。”^④其校刊用心之至，勘称典范。

四、所辑之书，必求首尾完备，序跋不遗。以前，陶氏的《说郛》，陈氏的《宝颜堂秘笈》、钟氏的《唐宋丛书》，虽然搜罗繁富，然而百腋之裘，仅尝一脔，难以窥其全豹。商氏的

《稗海》较有进步但阙佚仍不少。毛晋的《津逮秘书》力求首尾完备，也仍有许多不足之处，清初一些丛书虽力革其弊，但仍有一些丛书如《学海类编》因袭删改割裂之陋习。而鲍氏丛书，必求全求备，有头有尾，坚持不移，使所收之书达到了空前完善的地步。即使是流传很久，多有缺佚，难以求全的古书，也留心搜访，竭尽全力，使其有所补益。在这方面，它比以前的一些丛书确实是胜过一筹。如明都穆的《南濠诗话》明代有两刊本。一为七十二则，一为四十二则。两本都不完善，编次不同，互有所缺。鲍氏将其合而刊之，成为完善之书。宋朱肱的《北山酒经》原本三卷，但《说郛》本仅有第一卷总论，二卷、三卷所载制麴、造酒之法都佚而不存。而鲍氏所得之本，第二、第三曲方，酿法两卷，完好无损。宋王辟之的《渑水燕谈录》十卷，《稗海》本缺整个第十卷《谈谑》一篇，不得不把第四卷分为两卷以充十卷之数，同时又缺序目，并非足本。鲍氏慨叹“海内不见全书久矣。”^②后搜求到吴郡有名藏书家赵清常藏本，有王氏自序及题语，又以宋刻补足第十卷，其余各卷也比《稗海》本多出三十一条。虽还稍有欠缺，但基本上成为完备之本，释文莹的《玉壶清话》十卷，明代传本仅五卷，缺后五卷。《说郛》本仅一卷，《学海类编》取其论诗之语改为《玉壶诗话》，删削割裂更甚。鲍氏所刻之本得到的是吴枚庵访得的有后五卷的钞本，并由吴氏校补了一千六百多字，也是一个比较完善的足本。宋王灼的《碧鸡漫志》，钟人杰《唐宋丛书》本，删节过半，仅为一卷，而此为四卷足本。其它如《武林旧事》、《清波杂志》、《灞山集》、《竹谱详录》、《游宦纪闻》、《清虚杂著》、《五国故事》、《公是先生弟子纪》、《霁溪诗话》……等等也都较他本为完善。

鲍氏辑刻之书，不仅卷帙完整，而且非常重视收集各书的序跋、题识等，务使毕录不遗。如有缺佚，必努力访求。如《竹谱详录》缺自序一篇，就从《四库全书》阁本补全。反比阁本多所

佚之柯谦、牟应龙两序。《云林石谱》毛晋所刻之本缺绍兴时孔传序一篇，而鲍氏此丛书则补其缺。宋黄彻的《碧溪诗话》，曝书亭藏旧钞本缺少此书序跋。清人黄模在题识中说鲍廷博“复购善本……详载前后序跋。”正因为如此，《四库全书提要》说，朱彝尊的《曝书亭集》和厉鹗的《宋诗纪事》对此书的作者黄彻“皆不详其始末，惟鲍氏知不足斋藏本前有乾道四年陈俊卿序，又有彻子廓、彻孙寿及黄永存、聂堂四跋，……所叙彻之生平尚可概见，彝尊及鹗盖均未见此本，故所言或舛或略也。”^③由此可略见鲍氏丛书所收序跋之全及其价值。在《丛书》中鲍廷博还在大部分书后题有自己的跋语。有的是一跋、再跋。这些跋语对作者的生平，版本授受源流，传播情况，校勘优劣，书的内容梗概，有何特点，作了不同程度的简要叙述。间有考证和评论。还有的书前面冠以《四库全书提要》，后面附有作者的传略、墓志铭和鲍氏辑录的遗事、遗文。这些对我们了解作者思想、时代背景、全书概貌、学术源流及版本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方便，有些在古典目录学方面足资参考。

五、反映了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。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鲍氏《丛书》所辑的罕见之书中有从日本传来的中国已经亡佚的一些文化典籍。鲍廷博寻求异书兴致颇高，由中国而扩大到海外，根据中日古代文化交流的记载，想到日本可能有《孝经郑注》这部佚书。嘱托其友人通过来往的商船去日本寻求此书，没有得到《孝经郑注》却得到了日本学者太宰纯在康熙十一年（1672）辑刻的《古文孝经孔氏传》。鲍氏随即在乾隆四十一年（1776）刻入《丛书》之中。卢文弨认为：“此书亡逸殆及千年，而一旦复得之，此岂非天下学士所同声称快者哉。”^④不过一些学者认为此书是伪书，即使如此，鲍氏刊刻此书也有抛砖引玉之功。乾隆中鲍氏《丛书》刊刻了在中国久已亡佚的皇侃《论语义疏》。此书陈振孙《书录解题》不载，大约亡在南宋。康熙九年（1670）日本山井

鼎《七经孟子考文》称其国有此书。康熙二十九年（1690）日本有新刻《论语集解义疏》，序中说此书“亦中华后世盖无传焉”。这本书很快通过商船传到中国。鲍氏所得即是此本。此书“疏辞详密，条理井然，文法辞气，大类六朝，非彼国所能嚆作。”^⑤其确为古本无疑。《郑堂读书记》认为此本“犹唐以来相传旧笈，经义、注义多与今本不同，颇足以资考证。邢疏即从是疏而出，而不及是疏之犹存古义。”^⑥对此书作了充分肯定。

在整理保存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方面中日两国学者是心心相印、彼此相通的。正在陆续刊刻的《知不足斋丛书》很快传到了日本。鲍氏专门收辑罕见之书和久佚之书引起了他们的注意。他们非常渴望自己所整理辑刻的中国佚书，能够传到中国刻入在鲍氏丛书之中。1793年日本学者岡田挺之将其国学者从《群书治要》中搜集丛残，稍加补辑的《孝经郑注》刊刻行世。他在序中说：“顷者读《知不足斋丛书》所载《古文孝经》，鲍、卢（文韶）诸家序跋，乃知唯得《孔传》，未得《郑注》，瀛海之西（中国）其佚已久……今刻是书，予之志在传诸瀛海之西，与天下之人共之，……鲍、卢诸家得是本，再付剞劂，则流传遍于寰宇，当我世见其收在丛书中所翘跂俟之也。”鲍廷博终于使日本学者如愿以偿。嘉庆六年（1801）当刊刻《知不足斋丛书》第二十一集时，将此书收在其中。中国学者对日本学者留心中国典籍的搜辑，“并不惜校录而考订之”，表示“深足嘉尚。”^⑦

当时清代康熙年间编辑的一部空前完备的唐人诗集《全唐诗》也很快传到日本。日本学者发现还有不少唐诗未能收集进去。当年遣唐之使、留学之生和唐代的诗人墨客相互酬对的诗，以及日本一些文集所载的一些唐诗，不少在中国已经亡佚。日本学者上毛河世静有感于此，煞费苦心，广为搜罗，编成《全唐诗逸》三卷。使沧海遗珠，有所归宿。书中序说：“近世太宰氏所校《古文孝经》流入西华，新安鲍廷博再刻而行之，作序赏之。今使斯

书亦而西，则岂复不刮目而观之哉。”隐然有想将此书刊入鲍氏丛书中之意。此书在日本天明八年（1788）刊行后，清朝学者翁广平得自海商，赠给鲍廷博，鲍氏欲将此书辑入《丛书》中，未及刊刻而去世。后由其子刻入《丛书》的最后一集中。此书引起中国学者的极大关注。清人李慈铭在《越缦堂日记》中说：“其中佳句甚夥。第三卷所载亡名氏《海阳泉》五古十三首，……其风格高逸，极似次山文房诸家，决非宋以后人所能为也。”翁广平称赞：“日本之文学固非海外他邦所可并也。”认为“《全唐诗》多至数万篇，必平时尽熟于胸中而后博览群书，方知某人某篇某句为搜罗未尽者，乃摘录而纂成之。此岂易事哉。”^{③⑧}河世宁的《全唐诗逸》无疑是有其文学价值和文献价值的。所以一九五九年中华书局出版的《全唐诗》将其收录在其中作为重要的补充资料。

鲍氏还将嘉庆年间日本学者林述斋所辑《佚存丛书》中的《五行大义》也刊入在《丛书》中。其书元明以来，久无传本，也是一部存于日本的亡佚之书。此书“文章醇古，亦非唐以下人所能为，其所援证，往往有佚亡之书，今不可得见者，尤有资于考证。”^{③⑨}显然也是有其价值。

综上所述，《知不足斋丛书》是以罕见和实用为宗旨，注重善本，校刊精审，力革前人丛书之弊，收书首尾完备，是一部内容丰富，很有价值，很有特色的综合性丛书。这部《丛书》在当时和以后都有很大影响。卢文弨、王鸣盛、钱大昕、李调元等许多学者名流都很推重此《丛书》。几乎把它视为私刻丛书之泰斗。卢文弨认为这部丛书皆为善本，其校雠之精，无须待言。李调元说：“近年来海内皆推崇鲍氏所刻知不足斋丛书为善本。”^{④⑩}王鸣盛称赞这部丛书“有功于艺林为甚巨，今夫经之有传注训诂，史之有辨证援据，学问之大者尽于此矣。”^{④⑪}在清代考据学日益兴盛的乾嘉时期，鲍氏丛书作为经学史学之羽翼，对于考据学的发展起到

了一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。鲍氏丛书对其它丛书的产生也有很大的影响。和鲍氏同时的顾修收鲍氏丛书所未收，仿鲍氏之体例，不分四部，不以时代为序，每刻一书并和鲍氏商榷论定，辑为《读画斋丛书》，也是一部有裨实用的丛书。李调元则以鲍氏丛书为楷模，编辑了《函海》这样一部规模较大的丛书，声称要和《知不足斋丛书》并驾齐驱、互相比美。继此而后，蒋光煦所辑《别下斋丛书》和《涉闻梓旧》，钱熙祚所辑的《指海》也都具有鲍氏丛书之遗风。直接模仿其形式和体例，并沿用其名的还有：高承勋的《续知不足斋丛书》、佚名的《仿知不足斋丛书》、鲍廷爵的《后知不足斋丛书》等。使刻书之风日益兴盛，推动了丛书的发展。

当然《知不足斋丛书》并不是完美无缺的。就其思想内容而言，它不可避免地打上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烙印，这一点无须赘述。就其丛书的编纂而言，由于鲍氏所搜之书受到个人能力的限制以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，有些书不一定都能得到最好的善本，校勘也不能不无所遗。如黄丕烈得到一个《芦浦笔记》的校旧钞本，虽非足本，“然有一二处殊胜鲍刻，”认为鲍氏丛书本虽然校勘精审，犹逊此书。^④又如《愧乡录》十卷，《知不足斋丛书》本空白十叶。黄丕烈所得宋刻本与此相同，黄于是认为此是祖本，并认为空白是“阙疑”。而《四部丛刊续编》所得祁氏澹生堂钞本，此十叶却宛然具在。其它如《清波杂志》、《高丽图经》、《菊川清雋集》等也存在一些讹误。有的书在编次上也有不妥之处。收在《丛书》第三集的《猗觉寮杂记》共两卷。鲍氏割其下卷六十八条移入上卷“以均篇页殊失古人著书之意。”前面所载《与丞相洪适求序书》一篇被移到卷末，也非旧本原貌。^⑤另外鲍氏丛书由于随得随刊，不可能以类分列，在寻检上感到有所不便。这些都是鲍氏丛书的不足。然而瑕不掩瑜，鲍廷博及其所辑《知不足斋丛书》对于整理和保存我国古代文化典籍的贡献必须给予充分肯定。

注

- ①《清史列传》卷七十二。
- ②王鸣盛《知不足斋丛书》序。
- ③《国朝耆献类征》卷四四一。
- ④《知不足斋丛书》凡例。
- ⑤赵俞《古今纪要逸编》序。
- ⑥王士禛《香祖笔记》。
- ⑦彭志杰《斜川集》跋。
- ⑧钱曾《读书敏求记》卷四。
- ⑨鲍廷传《苏沈内翰良方》跋。
- ⑩《清波杂志》知不足斋题识。
- ⑪鲍廷博《独醒杂志》跋。
- ⑫鲍廷博《补汉兵志》跋。
- ⑬《知不足斋丛书》凡例。
- ⑭《四库全书提要》卷一四一。
- ⑮尤袤《独醒杂志》题识。
- ⑯《四库全书提要》卷一一八。
- ⑰《四库全书提要》卷一一七。
- ⑱吴节《元故宫遗录》序。
- ⑲鲍廷博《赤雅》跋。
- ⑳阮元《测圆海镜》序。
- ㉑万作霖《农书》后序。
- ㉒《四库全书提要》卷一六八。
- ㉓钱曾《读书敏求记》卷四。
- ㉔《四库全书提要》卷一八九。
- ㉕《四库全书提要》卷一四八。
- ㉖陈希濂《山静居画论》后叙。
- ㉗杨复吉《袁氏世范》重刊序。
- ㉘鲍廷博《武林旧事》跋。

- ⑳朱文藻《知不足斋丛书》序。
 ㉑鲍廷博《履斋示儿编》题识。
 ㉒《知不足斋丛书》凡例。
 ㉓鲍廷博《澠水燕谈录》跋。
 ㉔《四库全书提要》卷一九五。
 ㉕卢文弨《古文孝经孔氏传》序。
 ㉖李慈铭《越缦堂读书记》。
 ㉗周中孚《郑堂读书记》。
 ㉘钱侗《孝经郑注》序。
 ㉙翁广平《全唐诗逸》序。
 ㉚周中孚《郑堂读书记》。
 ㉛李调元《函海》总序。
 ㉜王鸣盛《知不足斋丛书》序。
 ㉝黄丕烈《士礼居藏书题跋记》。
 ㉞《四库全书提要》卷一一八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辽宁大学历史系

